

参考资料

柳泉蒲先生墓表

先生讳松龄，字留仙，一字剑臣，别号柳泉。以文章意气雄一时，学者无问亲疏远迩，识与不识，盖无不知有柳泉先生者，由是先生之名满天下。先生初应童子试，即以县、府、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，文名籍籍诸生间。然如棘闱辄见斥，慨然曰：“其命也夫！”用是决然舍去，而一肆力于古文，奋发砥淬，与日俱新。而其生平之倜傥失志，澹落郁塞，俯仰时事，悲愤感慨，又有以激发其志气，故其文章颖发苔竖，诡恢魁垒，用能绝去町畦，自成一家。而蕴结未尽，则又搜抉奇怪，著有《志异》一书。虽事涉荒幻，而断制谨严，要归于警发薄俗而扶树道教，则犹是其所以为古文者而已，非漫作也。先生性朴厚，笃交游，重名义，而孤介峭直，尤不能与时相俯仰。少年与同邑李希梅及余从伯父历友、视旋诸先生，结为郢中诗社，以风雅道义相剧切，始终一节无少间。乡先生给谏孙公，为时名臣，而风烈所激，其厮役佃属，或阴为密睢。乡里莫敢言，先生独毅然上书千馀言以讽。公得书警叹，立飭其下皆敛戢。新城王司寇先生，素奇先生才，

屡寓书，将一致先生于门下，卒以病谢，辞不往。呜呼！学者目不见先生，而但读其文章，耳其闻望，意其人必雄谈博辩，风义激昂，不可一世之士，及进而接乎其人，则恂恂然长者，听其言则訥訥如不出诸口，而窥其中则蕴藉深远，而皆可以取诸怀而被诸世。然而厄穷困顿，终老明经，独其文章意气，犹可以耀当时而垂后世，先生之不幸也，而岂足以尽先生哉！先生祖讳生沛，父讳槃。娶刘氏，增广生刘公季调女。子四人，孙八人，曾孙四人，五世孙才一人。所著《文集》四卷、《诗集》六卷、《聊斋志异》八卷。以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，享年七十有六。以本年葬村东原。又十一年为雍正改元之三年，其孤将为碑以揭其行，而以文属余，以余于先生为同邑后进，且知先生之深也，乃不辞而为之文以表于墓。铭曰：“有文不显，有积不施，蓄久而炽，为后之基，以征以信，视此铭辞。”

同邑后学张元撰

雍正三年岁次乙巳二月 清明日立

附碑阴

父生于崇祯十五年四月十六日戌时，卒于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酉时。

母生于崇祯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申时，卒于康熙五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未时。

附记杂著五册

省身语录 怀刑录 历字文 日用俗字 农桑经各一册

戏三出

考词九转货郎儿 钟妹庆寿 闹馆

通俗俚曲十四种

墙头记 姑妇曲 慈悲曲 翻魔殃 寒森曲 琴瑟乐 蓬莱
宴 俊夜叉 穷汉词 丑俊巴 快曲各一册 褻妒咒 富贵神仙
曲后变磨难曲 增补幸云曲各二册

	虞生笏		立慈	立忠		一口	
	首贡生箬	庠生	立惠	立愁		一泓	
奉祀男		孙	立愚	立宪	曾孙	一涵	元孙 庭
	箬		立志	立愆		一混	
	庠生笏						

槐

清故显考岁进士、候选 儒学训导柳泉公行述

呜呼！不孝箬安厝我父于村东之佳城也，八十馀日矣。日思我父之德行文章，生前名扬海内，没后泯灭无传，岂非不孝之罪乎！是宜略陈梗概，丐仁人一言，镌之碑阴，以垂永久。顾自念荒疏固陋，不克述我父之生平，而寒俭家风，又不足湊仁人之听，故日以蹇劣自安，而终未敢也，则不得不即不孝之能记忆者，约略言之。先父讳松龄，字留仙，号柳泉居士，先祖处士公第三子也。处士公字敏吾，少艰于嗣，四十馀苦无子。得金钱辄散去。值岁凶，里中贫者，辄按日给之食，全活颇众。后累举四男：嫡祖妣董出者三，庶祖妣李出者一。先父为嫡出之次，而于行则为三。处士公少肯研读，文效陶、邓，虽终困于童子业，然闭户读无释卷时，以故宿儒无其渊博。暮年食指烦，家渐落，不能延师，唯躬自教子。先父天性慧，经史皆过目能了，处士公最钟爱之。十九岁弁冕童科，大为文宗师施愚山先生之称赏。然自析箸，薄产不足自给，故岁岁游学，无暇治举子业。而耽于诗歌及古文词，其一时所作，大抵在行旅登眺与寄远送别、往复酬答之间，而欢愉惨悴之志意，犹未尽形诸篇章也。庚申，我祖母病笃，气促逆不得眠，无昼夜皆叠枕瞑坐，转侧便溺，事事需人。我父扶持保抱，独任其劳，四十馀日，衣不解，目不一瞑；两伯一叔，唯晨昏定省而已。我祖母亦以独劳怜我父。一夕至午漏，灯光莹莹，启眸见我父独侍榻前，泪眼婆娑，凝神谛听，辄嗷呻曰：“累煞尔矣！”自是不起。我父自市巴绢作殉衣，并不令我伯叔知也。自是之后，每岁设帐于缙绅先生家。不孝箬兄弟四人，妹

一人，渐次成立，遂为婚嫁所迫促。而居又为先祖农场，荆棘蒿莱中仅存老屋三间，其夏屋闲房与佃户居宅，皆为伯叔分去。自是一子娶一妇，必授一室。岁岁营构，所得几何。岂堪供土木奁妆费哉！夫亦重赖我母，衣俭食贫以佐之也。我母为外祖文学刘公字季调女。天性温谨，贞静寡言，而持家则安贫守旧，纪理井井。雅不喜侈靡；衣浣濯，但不至冻；食馆粥，但不至馁。量人为出，助以纺绩。我父尝咏之曰：“浣衣更惜来生福，丰岁时将野菜挑。”盖谓我母之俭德如此。以故嗷嗷数口，频渡凶年，尚能觅佣作堵，起屋增田，男婚以期，女嫁以时。呜呼！夫孰非我母赞襄之力哉！癸亥年，我父食飧。其时惨淡经营，冀博一第，而终困于场屋。至五十餘尚希进取。我母止之曰：“君勿复尔！倘命应通显，今已台阁矣。”自是我父灰心场屋，而甄衡一世之意，始托于著述焉。思所及，中人情之膏肓，笔所书，导物理之肯綮；至于蕴藉恢谐，一着纸而解人颐，犹其末也。一时名公巨卿，日以文事相烦，如代渔洋先生作徵诗启、唐豹岩先生属作生志，与夫寿屏锦幛，叙跋疏表，婚启等文，凡四百篇。迄于今讽咏诗歌，可想见生平之磊落，而披览篇章，益以见意气激昂。如《志异》八卷，渔蒐闻见，抒写襟怀，积数年而成，总以为学士大夫之针砭，而犹恨不如晨钟暮鼓，可参破村庸之迷而大醒市嫗之梦也。又演为通俗杂曲，使街衢里巷之中，见者歌，而闻者亦泣，其救世婆心，直将使男之雅者、俗者，女之悍者、妬者，尽举而归于编之中。呜呼！意良苦矣！至于引掖后进，则又不独于受业门墙者，耳为提，面为命，循循善诱，无倦色、无情容也；即单寒之士，时以文艺来质，为曲指迷途，俾知进取，从不滥施丹黄，致堕孤窟也。故我父尝自谓：“余之子若孙其不至因贫废卷，尚得掇一芹以继书香者，皆平生曲成后学之报。”唯是天性伉直，引嫌不避怨，不阿贵显。即平素交情如怡，而苟其情乖骨肉，势逼里党，辄面折而廷争之，甚至累幅直陈，不复恤受者之难堪，而我父意气洒如，以

为此吾所无愧良朋也者；而友亦谅我父之天真烂然，不以为迂，盖不以情胜义，而肝膈倾吐如此。迨夫三十年放怀诗歌，足迹不践公门，因而高情逸致，厌见长官。邑侯石年张公，仰慕文名，徵召不出，至亲履斋庭，不得已迫而后见。厥后香岩时公亦如之。至喻方伯见诗倾慕，饬周邑侯尽礼敦请，我父倦于奔波，高卧不起。毕刺史载绩先生父子劝驾，乃肯一往。邑侯驰驿遣吏，伴送藩署，方伯礼仪有加，馆之幕中者数日。此可以知孤介之性情矣。此三十年内，不孝辈以次析炊，岁各谋一馆，以自糊其口，父子祖孙分散各方，惟过节归来，始为团圞之日。自是我父始不累于多口，又加以我母节省冗费，瓮中始有馀粮。顾六十馀岁，犹往返百馀里，时则冲风冒雨于兔山道中，故每当吾父回斋，不孝辈绕骑捉髻执鞭，扶曳以升，目视出村。不孝退至私室，不禁涕零自恨：老亲素丝垂领，尚不得安享人子之奉，此岂复以为人！迨撤帐归来，年七十矣，养老之田五十馀亩，不孝辈别无供奉，唯均输国课，不使租吏登门，我父得栖迟偃仰，抱卷自适，时邀五老，斗酒相会，以叙生平、话间阔，差可自娱。凡族中桑枣鹅鸭之事，皆愿得一言以判曲直，而我父亦力为剖决，晓以大义，俾各帖然钦服以去。虽有村无赖刚愎不仁，亦不敢自执己见，以相谗谑，盖义无偏徇，则坦白自足以服众也。岁己丑，我父食饩二十七年，例应预考，庚寅岁贡，冬十月，一仆一骑，别无伴侣，奔驰青州道中，六日归来，不至急病。不孝箬心窃喜，谓我父康强，寿未有艾也。癸巳有老乐诗十八首，不能尽载，其末八句云：“幸有男儿知纸笔，可无庆吊苦风尘。陶公雅在羲皇上，邵叟真为快活人！沃壤犹堪留种黍，粗衣幸不至悬鹑。世间乐地盈天壤，何用劳劳役此身！”呜呼！不意昊天不吊，是岁九月，我母先朝露矣。我父有悼内六首，不孝箬不惟不忍读，亦不忍见。其末四句云：“魂若有灵当入梦，涕如不下亦伤神。迩来倍觉无生趣，死者方为快活人。”自是步履起居，常为歔歔太息之声。越岁，二弟

篋、四弟筠所出两稚侄，又皆以痘殇，入门便听啜嚅，并无佳况。然寝食左右，必有古史一卷，感则作诗以评鹭之，此亦破寂遣怀之一方也。除夕忽有绝句云：“三百馀辰又一周，团团笑语绕炉头。朝来不解缘何事，对酒无欢只欲愁。”我父邃于易理，元旦自卜不吉。至正月初五日，为先祖父忌辰。其日阴寒，不孝辈劝勿亲往，我父咄之，必躬率儿孙祭奠以返。归觉不快，似冒风寒，隔日微汗即愈。继以胁痛，微嗽而喘。不孝箬延医诊视，投以理气之剂，胁痛顿止。医者亦谓既无痛苦，徐徐保养，嗽自痊，不须药也。自是糗粮尽减。蚤起盥漱，薄粥两餐，仍按常时。至扶杖遗孺，尚必于院外，荒园距寝犹在一矢之外，儿孙扶曳，尚以牵裾掣肘为嫌。不谓二十二日，竟倚窗危坐而溘焉以逝。呜呼痛哉！皇天降割，何其夺我父之速耶！不孝箬遵治命，不敢久淹亲柩，丧务草草，已于百日之内，合厝于我母之圻矣。谨疏厝略，哀恳仁人君子俯赐不朽之章，以光泉壤，我父歿有馀荣，不孝箬铭刻无既。

孤哀子蒲箬泣血稽顙谨述

蒲箬等祭父文

维康熙五十四年，岁次乙未，三月丁酉朔，越二十三日己未，不孝男箬、篋、笏、筠，孙立惠、立恕、立宪、立志、立愚、立恂、立忠，曾孙一泓、一涵等，谨以刚鬣柔毛、清酌庶馐之仪，致祭于我父之灵曰：呜呼！我父之弃儿辈而长逝也，梦耶真耶！三十三日来，色笑如见，警效如闻，而父竟安往也！呜呼痛哉！我父少有才名，为海

内所推重，而沦落不偶，仅托诸悲歌慷慨之间。故诗赋词章，集而帙者几千馀首；序表婚启寿屏祭幃等文，计四百馀篇，暮年著《聊斋志异》八卷，每卷各数万言；高司寇、唐太史两先生序传于首，渔洋先生评跋于后，大抵皆愤抑无聊，借以抒劝善惩恶之心，非仅为谈谐调笑已也。间摘其中之果报不爽者演为通俗之曲，无不脍炙人口，可歌而□□（注：原缺）。他如《省身语录》、《历字文》、《衣桑经》、《日用俗字》……之属，种种编辑，皆足以补益身心而取资于日用。盖天性嗜书，故垂老不倦。即易卜术数，亦必手录一卷，删去繁芜，归于简奥，遂成不朽之书。呜呼！儿辈庸冗，不克承我父之后，犹谓间出之才难为继也；至充栋奇书，不得刊刻行世，岂非儿辈之穷愁落寞，忧火煎心者耶！呜呼！人非盛德，文虽美而不传；而我父之懿行，则又三代而下所仅见也。忆我大母病笃，昼夜皆叠枕瞑坐，一转动便溺，皆我父自为提携；四十馀日，衣不脱，目不一瞑。每当深夜，灯昏烛暗之间时，我大母辄启眸而惺然曰：累尔哉！盖我父之以孝谨闻，固至今啧啧人口也。至兄弟之情，老而弥笃。大伯早世，悲痛欲绝；己丑岁，二伯又故，我父作诗焚之，其词恻恻，见者无不感泣。呜呼！此可以知兄弟之情矣。若夫家计萧条，五十年以舌耕度日，凡所交游，皆知我父之至诚不欺，胸无城府；而东西师生三十年生死不二，至托诸梦魂间者，则又无过于刺史毕先生家。呜呼！我父奔波劳瘁，七十岁始不趁食于四方，虽有儿辈四人，将焉用耶！至庚寅归来，敦宗睦族，方正摄乎鬼神；□□□于闾閭，以故乡无间老少，族无论男女，无不祝我父遐昌者。呜呼！自我母弃世，奄奄之日，临穴而悲，命三弟收掌锁钥，勿□□，谓我死当在三年以里。斯言也，当时不忍闻，今日不忍道，不谓竟成讖语。呜呼悲哉！我叔荡析离居，日以薄产修仪，不能兼贍其多口为恨。今岁上元之节，遣人搬吾叔归来，犹作团圞之会，兄弟连榻，声息相闻。虽我父喘嗽，我叔胁痛，而早起盥漱两餐，仍按常时，即扶杖遗

局，务于百步之外，犹以儿孙扶曳为嫌。天乎！谁复料有天崩地塌之忧也！不谓昊天不吊降割，叔亡于朝，父歿于暮，似携手以同归，并不觉幽明之异路。呜呼已矣！不忧子媳病矣，不为稚孙卜矣，我父则逸，而儿辈其何以堪耶！儿辈不才，生不能终养，死不能葬，仍遵百日内之言，卜吉于三月二十四日合厝于我母之圻。今夕肴果之陈，其仍如父子围炉时耶！呜呼尚飨。

蒲簪等祭母文

呜呼！我母之弃儿辈三阅月矣，而竟不复返耶！我母以十五岁归我父。天性诚笃，不知机械。在妯娌间，或以有心来，直以无心应之，故触虚舟者不怒也，而独以是得祖母怜爱，辄善抚之。析簪，我诸父皆得夏屋，独我家移于农舍，旷无四壁。我母始营而堵，居之时，仅育儿一人。蓬蒿错楚之中，影相吊也；而又家无斗筲，挑野菜，厌糟糠，纺绩不辍。后生我三弟一妹，院落始有人声。既而婚嫁既毕，食指日烦，我母勤俭居家，渐致温饱。然亦无故不杀一鸡，且浣濯布素，身无文锦；每得一佳味，恒留以待我父，宁败腐，不以自尝。购一绢帛，恒出以衣我父，宁珍藏不以自御，澹薄自甘，习而不觉其苦。而暮年多病，病则善恚，人见其恚，则知其病，殊不言其病也。中秋犹与儿妇辈把杯谈笑，午夜方休。至次日而病，犹谓病者其常，或数日可痊耳。不意日渐危顿，遂至不起，天乎！天乎，何夺我恃之速也。寿逾古稀，不谓非寿，而独是我母终身劳，未享一日之安逸，且儿辈糊口四方，终年间，止得数日之聚，不得日日承

颜,用自恨耳。天实为之,谓之何哉!依古礼三月而葬,不敢久停母柩。明日,将厝我母于佳城,预为祖祭在天其有灵乎?

蒲箬等墓祭文

曰:今遵父命,不敢久淹母柩,循三月而葬之礼,厝灵榇于佳城。儿等不才,仓卒不仪礼,仅以得土为安之意,聊自遣恕。我母有灵,基鉴原之耶。自兹以往,栖神寿域,薄陈醴酒,永诀终天。

蒲箬、蒲簠、蒲笏、蒲筠、蒲立德等行略

长男箬,字青笠,号磊轩。内行修谨,不苟尺寸。家剧贫,父远出,亲操汲爨以供母。与三弟相友爱,授一经未尝延他人师。年二十七为诸生,旋食飧。邃于经学。与邑名人赵明经金人、张孝廉永跻、杨选君万春、王隐君久曄相友善。雍正四年贡于乡。雍正七年卒(《淄川县志》、胡懋勳撰《墓志铭》)。

次男簠。笏,字汾里,邑廩生。筠,字文亭,号蟠园,邑庠生。著有《寄意草》。卒年不详(《蒲氏世谱》、《山左续诗钞》)。

长孙立德,字毅庵,号东谷,邑庠生。能承其家学,九岁即著小

说累卷，为其祖柳泉公奇之，因有句云：“涂鸦小儿著新书。”生平嗜古学，手不释卷。设馆授生徒，讲明正学，嘉惠后进。著有《三字经注解》一册、《东谷文集》四卷、《诗集》二卷、《修志必采》二卷、《道书汇通》四卷、《家政汇编》四十卷。谋刊先生遗著。乾隆十六年卒。（《淄川县志》、黄楫撰《东谷先生传》）

后十一年乙巳（雍正三年），同邑后学张元为文表其墓，其家人立碣镌之，并将先生生卒年月、刘孺人生卒年月、奉祀儿孙名衔及先生平生著述，均镌于碑阴，附立石香炉供桌于墓前。

祭蒲松龄文 李尧臣

康熙五十四年岁次乙未三月丁酉朔，越二十四日庚申，阁学生员李尧臣等，谨以清酌庶羞之仪，公致奠于柳泉蒲先生之灵曰：呜呼！维公士林之英灵，襟怀跌宕，逸气骞腾。叠窗充栋，见腹笥之淹贯；回云翻浪，想才笔之纵横。斯其惊采绝艳，殆于青天白日，奴隶亦复知其清明者，乃卒难于一售，而鸾翥终困乎棘荆。呜呼！以公之才学，而所遇如此，他人遇之，虑无不佞倖失志，而抑塞不平者矣。顾公独夷然不屑，益肆力于诗歌传记，而务致其精；酒阑灯地，明月风清，溅珠于褚墨，涨云海于心胸，雷奔电泄，春麓鲸铿。凡夫忠孝侠烈，鬼怪山灵，以及崦嵫炎凉之变幻，平陂往复之迭更，忧悲愉快，得丧穷通，有感辄作，随物赋形。其扬光错采而彪炳璚瑰者，盖直与古之作者相上下，而何有于蚓窍之蝇声。然而淋漓谐谑，感愤嘲戏，要皆有关于人心世道，而实不徒雕绘以为工。呜呼！维公

磊落光明，古心朴貌，高谊醇行。其疾恶之严也，如避虺蜴，弃去惟恐其不速；其好善之笃也，如耽玩好，珍之犹惧其轻。故人知公之高才绩学，是为文章之司命，而不知其处直道，乃实为名教之干城。盖公之所成就亦卓卓如此，况乎继志而绳武者，又复大有人在，而墨庄予卜其守成。然则，公固无憾于修短之随化，抑奚悲乎于此日之骑鲸。然在臣等，夙钦道范，素挹光风。忽焉观化，问字何从？望春树兮渺渺！悲宿草兮冥冥！复往悼故，百感填膺。用临风而布奠，庶乘云而来凭！呜呼！尚飨。

柳泉居士行略

先生姓蒲氏，讳松龄，字留仙，一字剑臣，别号柳泉居士，淄川人。明孝子玉田令生汶之从孙也。父处士公讳槃，字敏吾，以德行著，有丈夫子四人。先生其季也。先生生而颖，经史皆过目辄了。年未弱冠即弁冕童科，大为督学施愚山先生所称赏。然家贫不足自给，遂从给谏孙公树百于八宝，因得与成进士康保、王会状式丹兄弟、陈太常冰壑游；登北固，涉大江，游广陵，泛邵伯而归。所作有《南游诗》一卷，大抵在行旅登眺，与夫寄远送别往复酬答之间，而欢愉惨悴之志，犹未形诸篇章也。自是以后，屡设帐于缙绅先生家，日夜攻苦，冀得一第。然文日进，数亦日奇，屡蒙首荐，卒不获售。先生知穷达有命，遂慨然弃帖括业，与同邑张历友、李希梅、赵月麓诸先生，结为郢中社。益肆力于诗歌古文辞。凡忠孝节烈、鬼怪仙灵、以及嶮巇炎凉、平陂往复之迷更变幻，皆有以触发其志气，

而感通其性灵。故有感辄作,随物赋形,无不尽态极研,成为《志异》一书。要其淋漓谐谑,嘲笑雷轰,总以为人心世道之惩劝,并非如《齐谐》志怪、《虞初》记异者比。又演为通俗杂曲二十余种。使街衢里巷中,见者感,而闻者泣;其救世婆心,直将使男之雅者、俗者,女之悍者、妒者,尽举而陶铸于一篇之中。呜呼!先生之书成,先生之意苦矣。至于引掖后进,则又不独受业门墙者,耳为提面为命,循循善诱,无倦色,无惰容。即单寒之士,时以文艺来质,亦必曲指迷途,俾知进取,总不滥加丹黄,致误后学也。惟是天性抗直,不引嫌,不避怨,不阿贵显,即平素交情如饴,而苟其情乖大义,即面折而廷争之,甚至累幅直陈,不复恤受者之难堪,而先生义气洒如,以为此吾所无愧于良友也者,而友亦谅先生之天真烂漫,不以为忤。盖不以情胜义,而肝膈倾吐如此。迨夫三十年放怀诗歌,足迹不践公门,因而高情逸致,厌见官长。邑侯石年张公崑仰慕文名,征召不出,至亲履阶庭,不得已请而后见。厥后香岩时公惟豫亦如之。至喻方伯成龙正庵见诗倾慕,饬周邑侯兴安尽礼敦请,先生高卧不起。毕刺史载绩先生际有父子劝驾,乃肯一往。邑侯驰驿遣吏伴送藩署,方伯仪礼有加,馆之幕中者数日,为赋《梅花书屋图》而还。此可知孤介之性情矣。新城王阮亭司寇以诗名天下,操翰者竞附其门。公与先生故相识,且相赏也。公既休致,每托其族子从先生游者道公意,欲先生一造其门,必为品定诗文,且序所编著,而先生不往也。庚寅贡于乡,而性复方简,不善附丽,以故名不出齐鲁。村居之东有古柳寒泉,时与子孙徘徊其下,因自写以为号云。所著有《聊斋诗集》六卷、《文集》四卷、《四六集》六卷、《志异》十六卷、《日月俗字》、《家政内篇》、《家政外篇》、《省身语录》、《怀刑录》、《农桑经》、《时宪文》各一卷,俱藏于家。其子无力梓行。洪不文,又无以阐扬先生之意。故传先生之行略如此。

壬子经魁署遂宁县任四川盐场大使益都后学王洪谋拜撰。